



三家家的尖尖皮鞋

□ 鄭中天

小时候我和外婆住在南纪门坎井街。有一天家住江家巷的三外婆，来我家串门，重庆人把外婆叫“家家（音gāgā）”。三家家是外公三弟的妻子，和外婆是妯娌。

三家家个子不高，头戴一顶黑色绒帽，身穿蓝布短衫，手里拄着拐杖，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尖尖皮鞋，那鞋擦得亮铮铮的，皮鞋尖尖能射出一道道光。两位老人摆龙门阵时，外婆的眼光始终在三家家穿的皮鞋和自己穿的布鞋上来回移动。

从前缠过脚的女人，出门都要穿袜子，脚的形状轻易不能让人看见。由于我和外婆住在一起，她洗脚时从不避人，所以我对缠过的小脚了如指掌。

外婆告诉我，她四五岁就开始缠脚，大人用一条长长的裹布，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紧紧挤压到脚掌上，以此缩短脚趾与后跟的距离，让脚背高高地隆起，从而使脚变得短小。缠脚的过程特别漫长，从四五岁缠到十四五岁脚定了型为止。刚开始缠脚的时候，骨骼受压变形痛得要命，孩子整天啼哭，但大人得狠下心，除了洗脚的时候放松一下，平时是不能松裹脚布的。缠定型的脚，只留大脚趾在外撑门面，其余四个脚趾都被压进脚掌里，只有抬脚的时候才看得见，脚趾活动的空间很小。正面看缠过的小脚，脚背上仿佛长了一个大的肉疙瘩。

三家家在我家吃了午饭，休息一会后，外婆吩咐我送她回家。我牵着她边走边歇，每次休息时，她都要检查脚上的皮鞋沾没沾灰，如果沾了灰就掏出随身带的绒布擦一擦，让皮鞋随时保持光亮。走到较场口，三家家发现路边有几个老太婆在摆龙门阵，立即凑了过去。那几个老太婆看见她脚上穿的尖尖皮鞋，竟像发现了宝贝。

“老太婆，你这双尖尖皮鞋小巧玲珑，好漂亮！在哪儿买的？”

“我儿子给我定做的。”三家家讲这话时，眼睛和脚上的皮鞋一样发光。此时的三家家沉浸在幸福之中，精神得到最大满

足。坎井街在下半城，江家巷在上半城，我平时走这段路只需三十分钟，这次送三家家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

回到家，我给外婆讲了送三家家的经过。

“你三家家家务事多，平时难得出门，每次上我家她都穿这双皮鞋，是特地穿出来给我看的，平时她哪舍得穿。小东，你到附近的百货商店找一找，看还有没有像她那种样式的皮鞋卖。”

外婆出生在老江北县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她勤俭持家一辈子，手中每一分钱都捏得出水，她下决心买双皮鞋真不容易。听了外婆的吩咐，我从南纪门找到储奇门，再从较场口找到解放碑，转了好多家商店，都没有找到老太婆穿的尖尖皮鞋，只有两家商店出售尖尖布鞋，我只好垂头丧气回到家里。

“外婆，我跑了好多商店，只看到了尖尖布鞋，没看到尖尖皮鞋。”

“几十年都没女人缠脚了，尖尖皮鞋做多了不好卖。商店没有卖的就算了，穿布鞋其实更舒服。”外婆说这话时，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星期六妈妈从单位回到家里，我把外婆想买皮鞋的事告诉她，妈妈听后似乎想到了办法。

“我在沙坪坝看到过这种皮鞋，我明天回单位时，再去找一找，外婆辛苦了一辈子，没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这次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妈妈把外婆穿的布鞋用尺子仔细量了量，第二个星期六她回家时，果然带回来一双尖尖皮鞋。

“婶，你过来来试一试，要是不合脚，还可以拿回去换。”母亲平时叫外婆，就称呼婶。

“这双皮鞋多少钱？”外婆接鞋时，心里有点嘀咕。

“你管它好多钱，只要穿上合脚就行。”

还是母亲懂外婆，她穿上新皮鞋一试，正合适。外婆一高兴，拄着拐杖满面春风到南纪门去遛弯，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没过多久，三家家过生日，外婆准备好礼物，把皮鞋擦得油光水滑去赴宴。

1963年，我调到西藏修公路，外婆特地穿上她的尖尖皮鞋，和妈妈一道在大门口送我。

1977年，外婆去世，当时我不在重庆，没能回去参加她的葬礼。我心中老是在想，外婆走的时候，以前穿的那双尖尖皮鞋，肯定早坏了，她只能穿尖尖布鞋去天堂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风吹落了衬衫

□ 陈劲

这几天，楼栋电梯口旁的消防门框上，一件衬衫醒目地挂在那里。对面就是楼栋入户门厅，窗明几净，时有凉风，从早到晚有不少老年人在此歇凉闲谈。每有风至，衬衫便有些摇晃，有好几次径直掉了下来。

热心的张大妈一个激灵，从门厅沙发上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过去，正要弯腰，不料杨二婶快她一步，将衬衫捡起重新挂上。然而，之后不久衬衫竟掉了几次，整得其他老年人都坐不住了。

腿脚利索的李大爷从家里拿来了透明胶，在张大妈、杨二婶等人的帮助下，将衬衫依附的衣架粘在门框上，完了又用手拉了拉，觉得没问题才罢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衬衫？众人打量起来：男款正装、纯棉白色、柔和暗纹，虽不是新买，质地却不赖。

“我想起了，邻居马老师有一件。”张大妈拿出了手机。

“好像是我对门的，我看见邻居也穿过。”杨二婶说。

待二人电话联系后，却都摇了摇头，因为类似的衬衫都好好地穿在邻居身上。

“怕是你家大孙子的吧，他有这个身板。”大家问一旁不善言谈的钱老头。钱老头说他家大孙子是有件正装衬衫，但这衣服上的味道却不像。

到底是哪家的呢？邻居们再瞧瞧这衬衫，觉得很像是开会或接待用的，如今年轻人在外打拼很不容易，爱讲究形象什么的。也许他出差去了，或是一天事情多，还没来得及找。

正当大家猜得起劲，大风又疾来，慌乱地扯动着衬衫。保安大叔习惯地起身，望了望门外：天色变暗，树摇叶飘，雨欲将至。他不放心地走出门厅，回头仰望楼栋，见不少阳台上晾晒的衣服随风起舞，不禁皱起了眉头。上次，就是因为风太大，还未看清楚楼层，这件衬衫就被风吹落到了地上。他以为只要捡起挂在消防门框处，业主回家路过都能看见，殊不知一连几天都无人认领。

“那就发业主微信群嘛，看是哪家的。”张大妈脸上写满着急，但她用的是老年机。

“我是智能机，但不知道怎么个弄法。”“我平时大多看些手机新闻，这个微信群在哪点？”李大爷、杨二婶等跟着说。

“你们说啥子群呢，我过去见过羊群、牛群什么的，还搞不懂这个微信群哟。”坐着轮椅的王婆婆一脸茫然，惹得大伙一阵乐呵。

“对了，我有抖音哦，上个月小儿子拗不过为我安装的。”李大爷拍了下大腿，神情有些激动。大家围拢过来，盯着巴掌大的手机，李大爷用不太娴熟的手指拨弄起来。李大爷才要抖音个把月，粉丝都有两位数啦，上面的内容也真不少，特别是前两天趁天气好去五和生态果园采摘杨梅的抖音视频让邻居们称道不已。

李大爷正要手机对准衬衫，保安大叔直喊打住。大家转过身来，只见眉头舒展的保安大叔说，就不麻烦各位亲了，回头他与业委会联系请他们在业主微信群再提醒下，刷抖音怕一时半会发现不了。

“这就是网络的力量，而且是正能量，效果好着呢！”保安大叔语气平稳又坚定。

“要得。”

风吹落了衬衫，却吹不走这群人那颗火热的心。（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吃过斑鸠叶凉粉 才知啥叫原生态美食

□ 向墅平 陈建素

美食在民间，尤其是那些取材于乡野大地、纯手工制作的美食，是现代越来越崇尚的绿色食品。初夏时节，回了一次老家，目睹了家乡传统美食——斑鸠叶凉粉的制作过程，才知道什么叫原生态美食！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凌晨，邻居大嫂小姑们结伴前往三五里外的山林，一起采摘斑鸠叶，往返耗时两个小时，她们竟不知倦怠。斑鸠叶采回后，大家开始了她们的拿手好戏。

首先，把采来的几背篓斑鸠叶倒在两个大铝盆里；接着，用清水淘洗一遍；再捞起来放进大笊篱沥水分；然后，大致均分在两个大盆里，掺入适量开水。捣烂斑鸠叶是制作凉粉的重点。六七位邻居姐妹齐心协力，手拿专用竹刷把，好像天生的美食专家，围坐在老院内的坝子里，开始了她们的表演：紧握竹刷把，用力往盆掬！鼓捣几分钟，又将半碎的斑鸠叶搅拌翻面，继续半文半武地捣。我站在一旁不时唱老歌，即兴顺口溜，意图给这单调的动作匹配一点儿乡音的渲染，让当下的时光楔入一丝念旧的颤抖！

斑鸠叶粉身碎骨后，毫无怨言地被巧妇哗啦啦倒进布兜里。你看，半流质的膏汁一经摇簸，就顺势溜溜地滴入叶浆包下的大盆里，活脱脱坠下了柔软的翡翠琼浆。眩晕着老院子的豆腐架架儿里，斑鸠叶哟，也许你今生有缘遇到了赏识你的贵人，才对你如此予以匠心的再造！一帮姐妹，围着布兜活像收渔网似地，依次解开十字摇架儿的帕子角，向轴心系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挤干斑鸠叶浆的汁液！卡着叶浆包的颈儿，挤着叶浆包的肚儿，抹着叶浆包的底儿！一会儿又扭转方向重复这个步骤，不把斑鸠叶汁液挤干誓不放手！

最后一个环节，邓大嫂把事先准备好的柏丫灰碱水加入一半大盆斑鸠叶汁里，边加边搅。在一旁当看客的我们，有

着视觉与精神的双重享受：巧妇左手有分寸地倒入碱水，在大铝盆顺时针走圆圈，右手同步搅拌。搅和几个来回，则改为反方向如法炮制。三两分钟，那墨绿的凉粉凝固成型——似翡翠玉石。成型的斑鸠叶凉粉，犹如硕大的一块墨绿的和田玉。李小妹用西瓜刀把它分割成一片片两指宽、一指长、一指厚的小块；再把事先调好的辣酱倒在面上，斑鸠叶凉粉就可食用了。我情不自禁带头鼓掌，跟着，现场一片掌声——为这场堪称完美的美食制作，一场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这是视觉上的享受，亦是心灵上的震撼。

李小妹给在场每人分别用塑料碟子，盛了一碟斑鸠叶凉粉。瞧着那色如翡翠、清香扑鼻的斑鸠叶凉粉，大家早已涎水直流啦。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将它捧在手上，先是故作镇定地端详一会儿，让这道不是天珍胜似天珍的美食，最强烈地唤起我进食的欲望；然后，我才用筷子，夹起一片来，送到嘴边，一股清香早已扑鼻而入。

当那片斑鸠叶凉粉，哧溜一下，滑入我的嘴里——呵，如此爽滑、细腻、清凉、可口，且带着来自大地的气息，一种原生态的气息。这眼前明明白白看到的，采自山野的斑鸠叶经过纯手工制作而成的翡翠凉粉，这地地道道的原生态民间美食，既满足味蕾之欢，亦呵护我们的生命健康。我对这道融进了人的心血、美意和温情的美食，油然而生敬意。嘴里美美地品咂着，心里涌动着阵阵感动。凉粉里，带着斑鸠叶原生的微苦，若有若无的苦——仿如我们当下的生活，幸福的滋味里，也藏着一丝微苦，更真实而熨帖人心。现场一片吧唧吧唧的咀嚼声，伴着啧啧称赞声。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武陵中学）



能懂的诗

夜雨

□ 冉杰

像女人哭泣的泪水，冷飕飕的感觉。泪很长，似乎要流过深邃的夜，水很黑，比黑夜还黑。泪水横流的夜晚，我不敢伸出手掌，害怕哪一滴泪，就是一粒子弹，把我的掌心击穿。在辽阔的视野，血淋淋的五指张牙舞爪。

听见断断续续嘤嘤的声响，我猜想应该是春的梦呓。含苞的花朵以及发芽的嫩绿，都是蝴蝶的一张秋千。蚯蚓盘腿打坐，观赏桃花的多情。今夜的雨挂在窗外，灯光透不出一缕白发。

风被雨削得锋利，像一支箭穿越黑夜。夜的哭声像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向时间求救，没有谁能够有效地消除一切，包括但不限于沉陷疼痛的相思。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